

[封面故事]

# 《海错图》在清宫

马顺平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

本草曰食宜人作鮓九良然禁  
與乳酪共食多食發癰及瘡續  
韻府曰天下之鱸皆兩腮惟松  
之鱸四腮今考松江四腮鱸別  
是一種非巨口細鱗之斑鱸也  
予客松江得食四腮鱸始知類  
書所引多誤指也



在故宫博物院目前所收藏的动物题材绘画中，《海错图》因其细腻的绘画风格、完备的图谱说明，以及对海洋文化的深刻理解，在 300 年后的今天，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而《海错图》在清宫前后近两百年的遭遇，它是如何装裱、陈列，出生于北方地区的皇室对于新奇的海洋生物是否发生兴趣，这些有意思的话题，尚未见到相关探讨，而它们应当也是《海错图》研究的内容之一。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寓居福建福宁州(今福建宁德)的浙江钱塘人聂璜完成大型设色画谱《海错图》,图谱共描绘了371种海洋生物,分装为四册。约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海错图》进入清宫,著录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内府编纂的《石渠宝笈续编》中。目前前三册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第四册则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海错图》因其细腻的绘画风格、完备的图谱说明,以及对海洋文化的深刻理解,在300年后的今天,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所藏前三册《海错图》出版,相关展览、科普活动陆续举办,各种图书和论文接连发表,将《海错图》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总的来说,上述研究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海洋生物物种的对比鉴定、图谱文字的解读和绘画表现手法等方面。<sup>[1]</sup>而《海错图》在清宫前后近两百年的遭遇,它是如何装裱、陈列,出生于北方地区的皇室对于新奇的海洋生物是否发生兴趣,这些有意思的话题,尚未见到相关探讨,而它们应当也是《海错图》研究的内容之一。本文利用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和广储司陈设档,对《海错图》在清宫的历程略加整理分析,以供研究者参考。

## 《海错图》进入清宫的时间

乾隆四年(1739年)八月二十五日,《海错图》的名称首次出现在内务府造办处油(漆)作活计档中:

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交《海错图》四册。传旨:将《海错图》照玉壁(壁)套样式,做套二件,套上安彩漆边、石青地银母字象牙签子,钦此。<sup>[2]</sup>

油作接到皇帝命令,要求将四册《海错图》参照玉壁套做法,也做上两件套子,并且添加

彩漆边、象牙签子。而在乾隆三年二月,清高宗弘历曾对四册《鱼谱》的装裱有过一系列的指示:

于本日(初三)司库刘山久将與图房收贮《鱼谱》册页四册,交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呈进讫。

初四日,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交《鱼谱》册页四册。传旨:着将《鱼谱》四册,另换糊锦壳面收什,钦此。

于本月二十三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将收什《鱼谱》册页四册持进,交太监毛团、高玉呈进讫。<sup>[3]</sup>

从上述乾隆三年清高宗弘历对《鱼谱》装裱的指示来看,四册《鱼谱》就是乾隆四年油作活计档中的《海错图》。之所以名称发生变化,其实就是《海错图》刚进入清内府时,进贡单子的名称就写作《鱼谱》。而《鱼谱》的名字又可能是因为册页封面没有题签,经手之人亦失检内页的《海错图序》,而以册页系描绘鱼类将其定名为《鱼谱》。乾隆四年四册《鱼谱》装裱进呈后,需要题写封面签条,才发现册页前附页有作者聂璜的题记和命名,才更正为《海错图》。

明了《鱼谱》到《海错图》这样一个命名的变化,再检索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可以发现早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七日就有《鱼谱》的记载:

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副总管太监苏培盛交来《鱼谱》四册,说太监杜寿传:着收在與图一处,记(钦)此。于本日交柏唐阿巴哈收讫,存與图处。<sup>[4]</sup>

根据这条记载,有人认为《海错图》是副总管太监苏培盛于雍正四年三月七日带入清内府。<sup>[5]</sup>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清宫收贮的物件,除了官办之外,还有王公大臣进献给





白藏焚  
諸家皆黑  
同色獨白  
郭璞先知  
其名在書

白蘆身白皆有黑點而翅微紅  
座間落其味美一名武夷草  
書無其名不知何所取義也爾  
雅異上稱蘆有二種曰胡蘆曰  
白蘆蘆名甚多而此獨見於  
古人何其幸也

如約紋此蓋至難脫離  
水數日肉雖腐捷之而  
能作聲鼠啖啖大畧如  
鼠

方頭寬如鑿形而頭方產溫州平陽海  
中亦廣有而大有重二三百斤者閩中  
罕有同一海也而魚類不同若此

方頭鯧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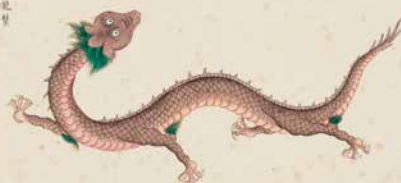
蓋現方頭生民何幸  
海不揚波四方平定

[illegible][illegible]

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  
說不在 無意於乎

通鑑贊  
劍自龍化男作是書  
縣道情實研瑣說

海越色大赤而無端全體皆由不潔質  
乾而凝之熱以充既而已大者輒如胃  
長數尺亦赤脈淺連四寸者名曰龍舌  
有嗜食者云吞肥美字景色絕有越字  
註謂海魚形似鮫鱐更有鮫字空合稱  
之為鮫則海鮫之狀確似也



## 海錯圖序

中庸言天地生物不測而分言不測之量獨於水而不及山可知生物之多山弗如水也明甚江淮河漢皆水而水莫大於海海水浮天而載地茫乎不知畔岸浩乎不知津涯雖丹嶂十尋在天池蕩漾中如拳如豆耳大哉海乎允為百谷之王而山何敢與京故凡山之所生海嘗兼之而海之所產山則未必有也何也今夫山野之中若虎若豹若獅若象若鹿若豕若驢若兕若驢若馬若雞犬若蛇蠍若蝥若鼠若禽若鳥若昆蟲若草木何莫非山之所有乎而海中鱗介等物多肖之虎藻蓂虎鹿魚化虎鼠鮎誘鼠牛魚瘠牛象魚鼻長獅魚腮鰓鰻魚鰓鰻魚鰓形刺魚皮鰓鰻魚翅禽紅魚鰓尾鰓魚鰓心海驪肉腴海豹皮文海鰓足胙海驪毛深海馬湖穴海狗塗行海蛇如蟒海蛭若螭鰓魚既伴鰓鰻人魚猶似狸狸海樹槎枒豎逾山木海蘊紫碧味勝山珍海鬼何如山鬼鮫人確類野人所謂山之所產海嘗兼之者如此若夫海之所產卵胎濕化其類既繁鱗介毛螺厥狀尤怪誠有禹禹之所不能圖蓋經之所不及載者矣然此特具體而徵者爾至稽海上偉觀經

可堂也鰓可簾也鰓可阜也龜可洲也鼈可城也鰓脊任春也鰓首戴山也摩竭之魚吞舟也善化之蟹大九尺也北溪之鯢不知其幾千里也是豈山中鳥獸所能翬翬其萬一者所謂海之所產山未必能有者如此況乎網起珊瑚已勝丹砂之赤而宵行熠耀難伴蚌室之光山川出雲僅為霏於百里而潮汐與月盈虛直與天地相終始也山與海大小之量何如無怪乎生物多寡相去懸殊是以禹貢惟以錯稱海物也槩可知矣夫錯者雜也亂也紛紜混淆難以品目所謂不可測也今予圖海錯甲乙魚蝦丹黃螺貝繪而名名而贊贊而考考而辯不猶然視海以為可測乎曰非然也予圖所採亦取其可見可知者而已其不及見知者何限哉然則博物君子披閱是圖慎毋曰麒麟一燭也謂吾以蠡測海也可

昔

康熙戊寅仲夏閏客羈縻存菴氏題於海疆之釣鰓磯

## 《海錯圖序》

皇帝、太后的情况。现存官中档内有大量的进贡单，详细记载进贡人、进贡时间并开列物品清单，尤其是乾隆时期，数量甚大，略举二例如下：

乾隆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奉旨：盐政伊拉齐所进炕屏一座、亭阁小书架一对，着交与香山首领（太监）陈进忠察收，钦此。本日交与伊拉

齐差来家人李四德送去迄。<sup>〔6〕</sup>

乾隆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总管仓州传旨：福州将军新柱所进之灯二十对，着交与圆明园总管（太监）查收，钦此。<sup>〔7〕</sup>

宫内的太监，如持进《鱼谱》的苏培盛，只是经手办事而已。而且，《鱼谱》进入清内府的时间，也必然要早于雍正四年三月七日。

这些地方官进贡给皇帝的物品，按照类别、品质及实际需求等，存放于大内或皇家园林的库房中。当皇帝有实际的陈列赏玩需求时，再查找挑拣出具体的物件进呈，有时还需造办处按照皇帝的指示进行装裱加工。所以，雍正四年三月七日副总管太监苏培盛交来的《鱼谱》，应当是在此之前就已经贡入清内府并贮存于圆明园。至于《鱼谱》何时由何人进贡，相关档案失载，不得而知。但从聂璜完成图谱的时间来看，《海错图》进入清宫介于康熙晚年至雍正四年三月之前，而且应该是以《鱼谱》的名字列入进贡清单中。

至于清世宗为何传旨将《鱼谱》收在专门制作印刷地图的舆图处？或许是皇帝本人并没有亲自过目这四册《鱼谱》，将《鱼谱》误会成《鱼图》，故此才“收在舆图一处”。

## 《海错图》的装裱

雍正四年《鱼谱》存放于舆图处之后，清世宗就不再有兴趣关注它。直到十二年后的乾隆三年，清高宗弘历不知什么缘由，知道了造办处曾经收存过《鱼谱》：

（二月）初三日，司库刘山久来，说太监毛团传旨：造办处如有收贮《鱼谱》，伺候呈览，钦此。<sup>〔8〕</sup>

初四日，弘历命令将四册《鱼谱》“另换糊锦壳面收什”，即拆除原来封面封底的绫子或锦，重新粘糊上新的织锦面。初四日皇帝的旨意下去，二十三日裱作工匠即交出活计，效率颇高。

乾隆四年八月，弘历对《海错图》又有新的装裱要求，即前文所说的：“照玉壁（璧）套样式做套二件，套上安彩漆边、石青地银母字象牙签子。”油作八月二十五日接到任务后，十

月二十六日完成活计上交。他们是如何完成制作，九月二十二日的杂项库匣作出票记录了材料使用的情况：

□糊南（楠）木盛《海错图》四。缝厂（敞）套式，各用上用白百兽锦，长伍尺肆寸宽壹尺八寸式块、长壹尺宽式寸式块；黄花绫，长伍尺伍寸宽壹尺伍寸伍分式块；清水连四纸式张。<sup>〔9〕</sup>

从装裱材料看，应是用锦和绫缝制了两个敞口套，每个套子可以装入两册《海错图》。所谓“彩漆边、石青地银母字象牙签子”，就是在套子的封面上安装考究繁复的题签——彩漆边、石青底色，再镶嵌上象牙。同时，还制作了楠木盒来盛放两套四本册页。

造办处的工匠刚完成繁缛的做套粘盒活计，弘历突然又产生了新的想法：

（十月）三十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海错图》套二件、美萃连成二册，传旨：将《海错图》套上签子添做上函、下函字，其美萃连城一套，着该（改）做二套，添一签子，亦做上函、下函字。钦此。

于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太监黄进将添做上函、下函字《海错图》套二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于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催总白世秀将美萃连城二册改做得二套，安银母字签子持进，交太监毛团呈进讫。<sup>〔10〕</sup>

“美萃连城（成）”又作“美翠连成”，其所指或是另外一套册页作品，其装裱形式，活计档中前后交待得并不清楚。从它与锦绫敞口套不同来推断，很可能是类似古籍的硬纸板胎函套。总之，到了乾隆四年的十二月底，在清高宗弘历的一系列指示下，《海错图》每册不但重新糊上了锦面，还分别做了两个锦绫敞口套和两个硬纸板的函套。套子的封面上，还镶嵌了“上函”“下函”字样。



经过造办处一系列的工作,《海错图》在清宫的装裱暂时维持了一个阶段。七年后的乾隆十一年(1746年),因为原来套子上镶嵌的象牙材料珍贵,又被拆下来挪作别用:

(正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糊锦面《海错图》二套,传旨:将套上原签子起下有用处用,另换藏经纸签子,钦此。

于本年二月十六日,司库白世秀将《海错图》二套,换得藏经纸签子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论。<sup>[1]</sup>

象牙签拆下,换上藏经纸题签,乾隆时期清高宗弘历对《海错图》的系列装裱终于告一段落。可惜的是,活计档中所记录的这些套、盒,今天都已不存,只能大致推测它们的装裱形式。倒是乾隆三年最早开始的重新粘糊锦面和题签,仍然保留了下来。每册的封面封底,都是同样的白色瑞兽纹加万字符织锦;题签,则是藏经纸上用工整的台阁体楷书所写的“海错图”及相应的册数。但乾隆三年的重裱,并没有处理绘画的画心。现存的《海错图》是蝴蝶装册页,每开都从画心中间对折,如果是清宫改裱的话,按照惯例会揭下画心重裱为上下翻的推蓬式册页,因为这样才能避免多次翻阅造成画心对折处的损伤。

总结起来,《海错图》在清宫经历了繁复的重装过程——粘糊锦面、缝制软硬两种函套以及做楠木盒,后来这些盒套都散失了,只留下乾隆三年重新粘糊的锦面。

## 《海错图》的陈列

雍正四年,《海错图》以《鱼谱》的名称出现,存放于造办处下属的舆图处。乾隆初年,《海错图》大受清高宗弘历重视,经多次装裱后,



《海错图》第一册封面

存放于重华宫。乾隆五十六年纂修《石渠宝笈续编》,此书第三十五册“重华宫”内的陈设物品目录即有聂璜画《海错图》四册。现存《海错图》第一册本幅第一开《虎鱼·鲈鱼》钤有乾隆五玺:居中骑缝印“乾隆御览之宝”,右侧为“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石渠宝笈”,左侧殿座印“重华宫鉴藏宝”表明收藏方位。此外,每册本幅第一开的左侧上端均钤“嘉庆御览之宝”;每册本幅第二开的右侧上端,均钤“宣统御览之宝”。乾隆时期,因有活计档记录皇帝关于《海错图》装裱的系列指示,可以确定清高宗弘历曾亲自阅览过这套画册。至于其后的嘉庆、宣统,虽钤有鉴藏印,但二人于绘画均无兴趣,钤印不过是臣工的代劳而已。

《海错图》在重华宫如何陈列?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的一份陈设档,提供了详细的陈列信息:

乐善堂明间……东边彩漆案一张上设:紫檀木嵌铜片四方罩盖匣一对,一件内盛冻石图



故宫博物院藏《海错图》第一册铃印





故宫博物院藏《海错图》第二册钤印

章二十方，一件内盛冻石图章十八方。铜珐琅双龙耳有盖罇一件，缺琅，紫檀木座。《海错图》二套，计四册。青花白地瓷朝冠耳三足鼎一件，有缺盖，嵌玉顶紫檀木座。汉玉乳钉壁插屏一件，上刻诗。<sup>[12]</sup>

重华宫原为乾西五所之第二所，系清高宗弘历为宝亲王时的居所，雍正十一年（1733年）赐名乐善堂，弘历即位后升为今名。乐善堂明间，即今重华宫前院正殿崇敬殿，殿内“乐善堂”三字匾额为弘历御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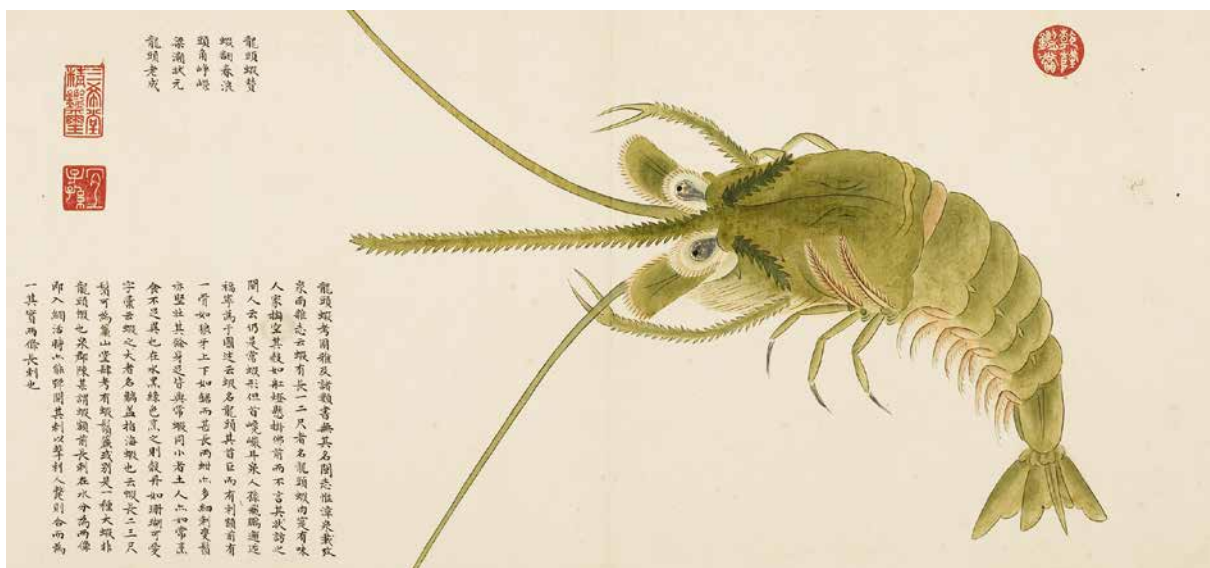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海错图》第三册铃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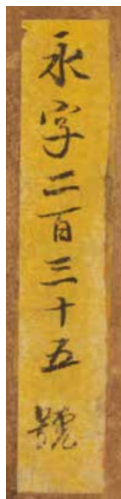
《海错图》就陈列在崇敬殿明间东侧的一张彩漆大案子上，和它一起摆放在案子上的还有收纳图章的盖匣一对，两架紫檀木座上分别摆放双龙耳盖罇和青花瓷仿古三足鼎，另有玉壁插屏一件。从双龙耳盖罇、三足鼎缺失珐琅和

鼎盖来看，道光十九年的乐善堂原状仍然保留了乾隆时期的陈列布局。这时的四册《海错图》，分别放置于两个函套之内。

在《乐善堂重华宫现设陈设档》物品清单《海错图》下方黏贴了一张黄条，写着：“同治七







「永字二百三十五号」黄条

年（1868年）十月二十九日上要去。”

这里的“上”，指同治皇帝。他或许听闻了《海错图》里面的奇妙海洋世界，就传命把这两套图册从乐善堂挪走，经手人按照制度留下了这张黄条，以备事后核对。到底同治皇帝将《海错图》陈列在何处供他赏玩，档案中并没有记录，但却留下了线索，这就是光绪二年（1876年）翠云馆的手卷册页账：“《海错图》上下函，计四册，由延春阁移来。”<sup>〔13〕</sup>

这条记录，仍是账册上所黏贴的黄条上所写。由此推断，同治七年，《海错图》正是从乐善堂被挪置于延春阁的。延春阁位于重华宫西建福宫区域，与乐善堂毗邻，乾隆皇帝常于此赏雪观灯。

翠云馆又系重华宫区域，为其三进院落的后院正殿。光绪二年翠云馆的陈设档中，《海错图》两函又出现于此，而且是注明系从延春阁移来。此时光绪皇帝尚在幼年，或是同治皇帝亡故后，又移回重华宫区域的乾隆皇帝读书处翠云馆中。

民国时期，溥仪小朝廷也曾进行过内府物品账目统计。“宣统十二年”（1920年）的永字账目中，就有按照绘画内容分类的册页清单：

二百三十四号，《鸛鸽图》七册。二百三十五

号，《海错图》四册。二百三十六号，《戏出（剧）画册》四册。二百三十七号，《牡丹谱》六册。二百三十八号，《兽谱》六册。二百三十九号，《鸟谱》十二册。<sup>〔14〕</sup>

这时《海错图》的上下函套似已散失，陈列地点也不清楚。《海错图》每册本幅第二开右侧上端的“宣统御览之宝”，应当就是这个时候由主持清查的大臣所钐上去的。而“永字二百三十五号”的黄条，至今仍粘贴在《海错图》封面题签下端。

自从《海错图》进入清宫以来，它先后存放陈列于造办处舆图处、重华宫乐善堂明间、建福宫延春阁、重华宫翠云馆。就上述造办处、广储司档案文献分析，对《海错图》兴趣较为浓厚的，首推清高宗弘历，他是亲自阅览过的。其次是同治皇帝曾下令将《海错图》从乐善堂移至延春阁，供其赏玩。此外，无论是命令《海错图》存放于舆图处的雍正，还是曾钐鉴藏印于《海错图》本幅的嘉庆、宣统二人，他们大概并没有接触过这套图谱。

广储司陈设档中清内府宫殿别苑的原状陈列，室内一般都有绘画贴落和御笔对联。炕桌及室内大案等处陈列的可移动文物，以器物为主，亦常见御笔或词臣所作手卷、册页。而像《海错图》这样由民间画家创作的作品，是极为罕见的。这也说明《海错图》瑰丽的绘画风格和独特的海洋文化气息，对于出身北方的皇族们有特殊的吸引力。

## 《海错图》的分散

令人叹息的是，四册《海错图》今天分处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前三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第四册。出现这种分散的局面，实际上和宣统小朝廷对文物的粗放处理大有关系。

1925年，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随即由专门委员会组织人力，对故宫所藏文物进行彻底的清点造册，其成果即善后委员会刊行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点查报告系按照点查地点编排，《海错图》第四册和前三册分别出现在斋宫部分的第172箱第5号、176箱第15-17号。存放在斋宫的大量木箱，显然是溥仪小朝廷事先将各处文物集中起来，为伺机偷运出宫所作的准备。因驱逐事出突然，故其诡计不能得逞。而部分较为珍贵的书画，

#### 阅读链接

### 斋宫第172及第176木箱物品清单

#### ◎ 第172木箱物品清单：

1. 《名家集书》（八幅），一册。2. 《历代名绘》（黄居采等绘十六图），一册。3. 邱但书《陈情表》，一册。4. 御笔《平定金川战图十六咏》印本，一册。5. 《海错图》第四册，一册。6. 《王图炳书合锦》下册，一册。7. 赵孟頫等《尺牍书》（十五幅），一册。8. 明人《仿宋元山水》，一册。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编第一册卷一《斋宫》，故宫丛刊本，1925年，第19页

#### ◎ 第176木箱物品清单：

1. 《名画集真》（九开，宋高祖等绘，内有缂丝一开），一册。2. 《赵孟頫集册》（九开），一册。3. 《宋人杂书》（秦观等书十二开），一册。4. 唐寅绘《山水人物》（十开）一册。5. 吴镇《竹谱》（二十二开），一册。6. 张若澄画《燕山八景》（乾隆御题八开），一册。7. 《明人翰墨》（十三开），一册。8. 高宗御制《农具十咏》（徐扬绘十开），一册。9. 《历朝名绘》（赵幹等绘十二开），一册。10. 《王图炳书合锦》（八开），一册。11-12. 《艺苑藏真》（上十二开，下十一开），二册。13. 《明人画幅集》（谢道龄等绘十开），一册。14. 王原祁《仿古山水》（十二开），一册。15-17. 《海错图》，三册。18. 《画幅集册》（冷枚等绘二十七开），一册。19. 张照《临米芾书曹植元会诗》（九开），一册。20. 张演《山水图册》（十二开），一册。21. 《明人尺牍》，二册。22. 陆一岳《诸体篆书》，一册。23. 《南巡五瑞图》，一册。24. 《伏虎开山等阵图式》，四册。25. 《御制用庚信咏画屏风体金廷标绘画》（十二开），一册。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编第一册卷一《斋宫》，故宫丛刊本，1925年，第21～22页



早已通过赏赐溥杰等人的名义盗运出宫。

从172、176两箱的物品清单和数量来看，装箱文物既无内容、时代的分别，也没有数量的平衡对等，只是将书画册页仓促集中起来，故《海错图》四册被分散装入不同的木箱中。172箱第6号《王图炳书合锦》也只有下册，而176箱第10号的《王图炳书合锦》八开一册，恐怕正是其上册。

斋宫第176箱中的第5号元代吴镇《竹谱》二十二开，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同箱第6号张若澄《燕山八景》册，却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可见清室善后委员会清查登记后，即将这批册页另行存放。但失群的册页，限于当时的条件，却未能合聚。《海错图》前三册与第四册，



因此最终分离。由此亦知册页装裱函套、盒匣的重要性。

清初聂璜创作的大型海洋生物画谱《海错图》四册，机缘巧合进入清宫，两百年间历经多次装裱，又先后贮存陈列于大内的不同宫殿。民国溥仪小朝廷时期，《海错图》不但函套佚失，其本幅四册亦分散为两处，并导致最终前三册和第四册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回顾《海错图》在清宫 200 年的历程，为进一步深入认识和研究这部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的海洋生物画谱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❶

#### 注释

- (1) 邹振环《交流与互鉴：〈清官海错图〉与中西海洋动物的知识及画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 年第 3 期。
-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九册，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57 页。
- (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八册，第 168 页。
- (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一册，第 728 页。
- (5) 故宫博物院编《清官海错图·前言》，故宫出版社，2014 年。
- (6)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十六册，第 466 页。
- (7)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十九册，第 222 页。
- (8)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八册，第 168 页。
- (9)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九册，第 206 页。
- (10)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八册，第 805 ~ 806 页。
- (1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九册，第 157 页。
- (12) 清内务府广储司编纂《乐善堂重华宫现设陈设档》，道光十九年六月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13) 清内务府广储司编纂《翠云馆手卷册页》，光绪二年月日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14) 清内务府广储司编纂《永字册页》，宣统十二年四月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